

宋澤萊

談文學



宋澤萊談文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澤萊談文學／宋澤萊著。

-- 初版。-- 台北市：前衛，2004 [民93]

240面；15×21公分。

ISBN 957-801-446-5(平裝)

1. 文學

810

93010615

《宋澤萊談文學》

著 者／宋澤萊

內文編排／彭君如

封面設計／方野創意 周奇霖



前衛出版社

總本舖：112台北市關渡立功街79巷9號1樓

電話：02-28978119 傳真：02-28930462

郵撥帳號：05625551

E-mail：a4791@ms15.hinet.net

<http://www.avanguard.com.tw>

出版總監／林文欽

法律顧問／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林峰正律師



凌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五股鄉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38號7樓

電話：02-22983838 傳真：02-22981498

出版日期／2004年9月初版第一刷

Copyright © 2004

Avanguard Publishing House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801-446-5

定價／200元

序：在文壇的巨變中談文學

宋澤萊

大約是3年前，文友們組成了「台灣新本土社」這樣的一個純文學團體，創刊了《台灣e文藝》這樣的一個刊物。總編輯胡長松特別又在網路上開闢了一個【TWNE】的網站，以供成員們發表文章或進行文學的討論。【TWNE】一時之間吸引了許多文壇的新舊好手，在那上面發表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到今天，文友創作熱情依然不減，熱鬧非凡。

我也開始在這個版上發表創作，偶而和文友在版上交換文學心得，剛開始並不覺得能寫出什麼真正的東西，畢竟對於「網路文學」，我一向不持好感，總覺得那是很隨便的「文學園地」，謹慎的作品不會在那兒出現的。可是慢慢的，我的文章越累積越多，包括了所我所翻譯的米洛茲、辛波絲卡、塞佛特共一百多首的詩，以及一百多首的台語詩創作，另外就是論述和訪談錄。我慢慢擔心這些文章可能會遺失掉，要是那麼一天，她們在版上不見，那麼我所花下的時間和心力都白費了，所以我開始有出版在這些版上所譯所寫的文章的想法。

當中，我所寫的台語詩已經出版，就是《一枝煎匙》《普世

戀歌》這兩冊詩集；現在再把論述和訪談錄也收集起來出版，就是這本《宋澤萊談文學》。

在這本書裡頭，文章的程度深淺不一：有一部分因為與剛剛從事寫作的新手談文學，難免會提及一些寫作該注意的事項；也就是告訴他們，詩要怎麼寫才會寫得好啦，應該要怎麼辨明自己的文學傾向，應當要怎麼維持一個作家健康的心靈啦……這些基本的道理，對一個新進作家來說，因為大家的文學經驗尚在萌芽階段，這些道理一定能給予他們某些用處。另外其他部分提及非常專門的有關我長年創作的經驗和心得，包括「魔幻寫實」「形象思考」這些深層的東西；尤其許多的篇幅提到各大宗教的最核心問題，我相信對於一個資深作家而言，當他閱讀完這本書時，一定也會引起一種心底的共鳴。這也是我決定出書的又一個原因。

30幾歲時，我也出版過文學經驗和論述文集，現在50歲左右又出版這類的書，她們之間的差異使我暗感吃驚。相隔整整20年，我已經由單純談論「北京語文學」蛻變到必須同時談論「台語文學」了。我的文論反映了當前「台灣文學」的巨變，它的範疇已經不是「北京語文學」所能涵蓋了，因此，我猜想你第一次在這本文集裡讀到大量的台語文學作品，一定會驚訝不已！

非常感謝你閱讀這本書，當你讀完文章後有所心得，歡迎隨時到【TWNEL】的新網站上討論。

目次

序：在文壇的巨變中談文學

I

第一輯

- 花、田園、城市、海灣 → 002
- 波蘭語、民歌、童謠 → 007
- 辛波絲卡不寫政治詩？ → 011
- 好心的辛波絲卡 → 016
- 濃濃女人香 → 021
- 塞佛特與聶魯達 → 026

第二輯

- 論詩中的顏色 → 032
- 談詩音樂性的造成(1) → 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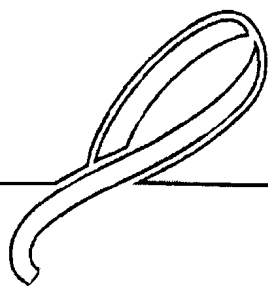
詩音樂性的造成〔2〕	→ 049
論詩的寫實	→ 060
論寫實情詩在世界文學史中空白的原因	→ 066
記憶中的風景	→ 068

第三輯

台語詩朗誦講義	→ 072
深談魔幻寫實主義小說	→ 107
值得你注意的「形象思考」	→ 128

第四輯

教育電台有關台語文學的訪問錄	→ 136
宋澤萊訪問錄	→ 155
宋澤萊的無我、信靠與文學的寫實觀	→ 196



〔 第一輯 〕

1. 花、田園、城市、海灣
2. 波蘭語、民歌、童謠
3. 辛波絲卡不寫政治詩？
4. 好心的辛波絲卡
5. 濃濃女人香
6. 賽佛特與聶魯達

【TWNE】網站1-1

花、田園、城市、海灣

——米洛茲(Czesław Miłosz)的一種詩風

米洛茲心靈的故鄉，正像莫泊桑心中的諾曼地半島一樣，只要想起那個地方，詩文就變得特別的漂亮。

一九八〇年諾貝爾文學獎詩人米洛茲是波蘭人，但是他生在立陶宛，中學大學都在立陶宛的首府維爾諾就讀，這樣的背景，使他很像波羅的海附近的人，反而不太像在地的波蘭人。特別是我們讀他的詩，感覺上和辛波絲卡那種陸塊的詩風不同，米洛茲有更多的藍色海灣、紅花綠柳、古老文化城市、優美田園的描寫。

他的美麗風光只有在描寫歐洲時才會出現，一九六一年他流亡美國後所寫的有關美國風景的詩，就沒有那麼漂亮。這說明歐洲文明和美國文明景觀是有差異的。簡單說，西歐（靠近海岸線的國家）自有他優美細膩文雅的傳統，相較之下的美國則是惠特曼式的粗獷、廣闊但沒什麼文化的那種感覺。

在全部諾貝爾的詩人的作品中，我很少發現有詩人具備像米洛茲這麼寬廣的歐洲意識的詩人，他不只是自認屬於波蘭人，更自認屬於歐洲人，我們看他所寫的〈爸爸的解釋〉、〈歐洲的小孩〉這兩首就能體會一二。此外也很少人能將歐洲寫得這麼美麗與優雅，他的歐洲的風景大抵都集中在略有文

化的城市做描寫，因此花、塔、城堡、教堂、河流、港灣、海洋就免不了，而且陽光明亮，各種色彩鮮明。他很多描寫歐洲的詩都屬「美文」，讓人懷疑是唯美派的作品，可是卻不像唯美派那麼造作，是渾然天成的。

米洛茲很少說出他描寫的歐洲城市風光在現實上屬於哪個城市，可是我們也多多少少可以猜中是屬於波羅的海或地中海附近的那些城市，我們隱隱約約中感到那些城市就是米洛茲心靈的故鄉，正像莫泊桑心中的諾曼地半島一樣，只要想起那地方，詩文就變得特別的漂亮，他是幸運的人，心中懷抱美麗的曾被他經歷過的許多家鄉。

在讀米洛茲所寫的有關歐洲風景回憶的詩時，總讓我想起超現實畫家奇里珂的作品，奇里珂畫裡的歐洲城市、火車站、廊道、月台就像米洛茲的城市風景，只是奇里珂的畫比較憂鬱，比較死寂而已。還有一些荷蘭畫家的寫實畫也似乎可以和米洛茲的詩互相印證。

帶有花、田園、城市、海灣，古典的、寫實的、優雅的味道，就是米洛茲歐洲城市回憶的風味。

底下，我要介紹他的2首詩，一首是30餘歲，一首則是接近90歲的作品，相隔50年，同樣都寫歐洲，風味卻相彷彿，實在令人驚奇讚嘆。



田園之外，一座樹林和另一塊田園
河流流向遠方，一面白色的鏡子，閃爍
地球上金黃色的低地
海中沐浴，一朵半浮沉的鬱金香

爸爸對我說，這就是歐洲
在日光下你能夠很清楚的看見她
許多次的洪水之後到現在，她有了人煙
有房子給人、狗、貓和馬

城市明亮的塔在那兒閃耀
河流們蜿蜒著它們銀色的絲線
在許多的地方，可以看見許多山上的月亮
有一些東西像鵝毛，散落在地面

【註】〈從窗子〉(From the Window)是1943年米洛茲在華沙的作品，詩中表露了他最早的歐洲圖像。當時詩人32歲。

二 在一個城市 米洛茲著 宋澤萊譯

那個城市是快樂的和教人喜愛的
時常在牡丹花和百合花之中
她的巴洛克的塔高達天際
一趟觀光旅行回來，整理花束在一個花瓶裡

你可以看見你從前去學校的街道
(牆壁上有日光與陰影的明顯輪廓)
小船全都聚集在湖上
羅曼蒂克的遊客去到長滿綠柳的島嶼
訂婚、結婚在喬治街頭
我們作家聯誼會成員在自己的家舉辦
初次命名的慶祝典禮

音樂家、演說家、詩人的比賽，合我的口味
群眾都熱烈拍手，當舞龍的隊伍從街上
經過的時候

每個禮拜日，我坐在教堂的長椅上
穿一件長袍繫一條金鍊子，這是市民朋友
送我的禮物

我已經慢慢的老去，相信我的子孫仍會熱愛
這個城市

所有這些事兒都已成真，但是我的人生也隨風而去
已經在大洋及大海之外了。再會，我失去的命運！
再會吧！我悲傷的城市，再會吧！

【註】〈在一個城市〉(In a City) 是米洛茲將近90歲時的作品，詩中的城市即是年輕時期所住的歐洲城市。雖然他在1961年(51歲)後一直住在美國，但他的歐洲圖像並沒有什麼不同。

一個作家是不能沒有心靈故鄉的，正像馬奎斯的馬康諾，莫泊桑的諾曼地半島，總是如此深入地埋藏在作家的心中，成為創作的根源地。

所謂作家可以沒有國度，只是指其身體寄居的地方而已，在他的心中，一定有一個故鄉，而且這個故鄉早在年輕時代就已形成，一生都沒辦法抹除。

【TWNE】網站1-2

波蘭語、民歌、童謠

——米洛茲(Czesław Miłosz)創作的一個泉源

他堅持用波蘭語寫作，在視覺上光鮮奪目，
寫詩就像寫歌一樣，充滿愉悅……

諾貝爾獎詩人米洛茲一生飄泊過許多地方：年幼和青春期的立陶宛，長大成人的華沙，當外交官的巴黎，流寓的瑞士，之後的美國……，但他一向堅持用波蘭語寫詩。

一九六一年他選擇長期居住在美國，一直在柏克萊教書。有人問他為什麼不用英語寫作？米洛茲的回答很乾脆，他說他能用英語寫作，但他寧願不要。因為一旦不用波蘭語寫作，改用別國語言，「人的性情就變了」。換句話說，他害怕失去波蘭人的本性，他不想被別的民族所同化。他嚴重地說：「不用母語寫詩的人還算詩人嗎？」

這種堅持很特別，也很徹底，和同是諾貝爾詩人的布洛斯基以及黑尼很不同，前者去到美國後就改用英語寫詩，後者則懷疑為什麼詩文非用愛爾蘭語寫作不可。當然更和台灣大半的本土詩人不一樣，台灣大半的本土詩人其實都有能力寫母語詩，但他們寧願不嘗試，甚至有些人大動作反對母語詩。這正是米洛茲所說的「性情已變了」的一個現象。

事實上，米洛茲的堅持是對的。我們知道，語言文字就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擁有最多民族和民間的知情意群的成

分在裡頭；若要談到同化他族，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在語言上做同化。一個作家倘若習慣使用他國語言創作，在潛移默化中，就會忘了自己的文化，其損失將不只一方面，最起碼他將喪失傾聽民族和民間聲音的機會，他已遠遠離開生養他的族群了。

只有使用過母語創作的詩人，才會知道母語創作的好處。其實用母語寫詩，效果非比尋常，透過母語，你會一直聽到隔壁鄰居、街頭馬路的聲音，很親切的那種；更教人高興的是會聽到一種永續不斷的民謠、民歌的旋律，它們佈滿在我們生活的角落，那麼的自然，那麼的溫柔，你會發現你不是單獨在那兒寫詩，彷彿是有千千萬萬的鄰居都在幫你寫詩。同時那種聲音的美感是寫詩所不能或缺的，她們出自許多不同人的嘴唇，或沙啞或清晰，或呢喃或尖叫，都會連結形成一種音樂，一旦她們在你耳邊響起，你就能寫一首詩。並且這種聲音會擴散到你的每一首詩裡，讓你寫詩就像是寫歌一樣，充滿愉悅，使寫詩逃離了「嘔心瀝血」的可怕狀況。

米洛茲堅持母語寫作，就獲致了這個效果。我曾說過他的詩在視覺上相當光鮮奪目，紅黃藍白顏色鮮明，很有美感；而在聲韻上及節奏上也非常突出，他會忽然寫出如歌一般的詩，幾幾乎可以叫人一面唸他的詩，一面打起拍子，很顯然的，那些詩乃是得力於小時候在立陶宛或波蘭所聽到的民謠民歌，一旦他寫這種詩，你就要特別注意，那一定是好詩。你可以唸給任何人聽，詩裡音樂性十足又充滿詼諧。以

下介紹兩首這樣的詩：



罌粟花的寓言 米洛茲著 宋澤萊譯

一顆罌粟花種子是一個小房子
 狗吠罌粟種子的月亮
 不要不要再做那些罌粟種子的狗
 要想像一些地方有更大的世界

地球是一粒種子——並且不會再有第2粒
 其他的種子是行星和恆星
 而且即使有10萬顆
 每一顆可能都有一個房子和花園

所有的可能都在罌粟花的頭部，罌粟長得高
 小孩跑過而罌粟搖擺
 在晚上，升起的月亮下
 狗在某個地方吠，如此的大聲，如此的溫柔

【註】〈A Parable of the Poppy〉，寫於一九四三年的筆沙。



該，不該 米洛茲著 宋澤萊譯

一個男人不該愛上月亮
一把斧頭在他手中不該失去重量
他的花園應該聞得到腐爛蘋果的氣味
以及生長一大片的蕁麻
一個男人談話不該用話同情他自己
或打破一顆種籽發現裡面有什麼
他不該掉落一點點的麵包屑，或者吐痰在火裡
(這些至少我在立陶宛就被教導過)
當他踏上大理石的階梯時
他可能，粗魯地，試著用鞋踏破大理石
只因石階終究不會留下任何他的腳跡

【註】〈Should, Should Not〉，寫於一九六一年的柏克萊。

總之，米洛的堅持沒有落空，你看，母語回報了他這麼好的詩！